

滄南遺老集

五

新學
好學
PDG

淳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一

淳南王若虛 從之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
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
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楊
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
為序曰誤某篇無乃失其宜歟

前人以杜預顏師古為却明益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
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
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
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
妾婦之忠也

外記通鑑之贊也道原初勸溫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
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
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

法而卒為此書蓋好名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為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

時之八節十表放剝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
七十列傳取縣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
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騭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騭衍其
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即上飯牛
負鼎之事耳而負解為函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
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
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
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
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
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
從已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室又

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
夏漢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
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
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
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
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

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
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
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
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
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
氏胡氏之書嘗畧觀之大抵喜為鑿說過正者多惟
唐鑑實為純粹耳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淳南遺老集卷之三十二

淳南王若虛 從之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子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裴宏之於樂郊子之於官名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

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
然其為傳尚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
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刻薄
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
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
出亡其僕操簪而罵以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於愛
周而強為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

耳周之於孔子具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群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
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李文子八愷八元之說何所
本哉杜預以八愷為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為稷契
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
百揆契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愷主后土
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于四方是八愷同任禹之
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

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為解釋無足覓焉學者
盍亦言乎經而已

李文子言元愷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
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
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尚
足為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為堯知舜於側微
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一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尚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為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為名皆非也至范曄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謬哉

經傳稱秦伯為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
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舉邪

唐高宗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
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
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而已定
之所舉乃甘誓之詞也

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

甚明而唐劉廙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鹵
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荅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
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小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為
傳劉子元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
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
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

力不足則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為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然亦非徒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為易非其所非為難或評王介甫明於知君子暗於知小人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